

乡土记忆

正月里看大戏

俊杰

每年正月十一至十三是村里的集会,大队都会请戏班唱三天大戏。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年戏一天两场,都是在下午和晚上唱,不过我们上午就出门了。我们每人手里搬着凳子,兜里装着压岁钱,呼朋引伴,叽叽喳喳,一会儿就到了学校的操场——戏台就搭在操场上。

操场周围早已有卖零食和玩具的小贩摆好了摊,糖豆、米糕、糖葫芦、水煎包……零食拽着我们的眼睛,香味钻进我们的鼻孔,但我们忍着,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占座位。这时,操场上大部分都是孩子,有吵吵嚷嚷、打打闹闹的,争位子啦,说过年的见闻啦,换着吃零食啦,比谁的压岁钱多啦。有东奔西跑,上蹿下跳的,跑着去买东西啦,跑到戏台上翻跟头啦,声东击西地放几个小鞭啦,等等等等,戏没开场我们就是一场“大戏”,人人都是主角,天不怕,地不怕,热闹非凡,快乐无比。

中午,我们一般是不回家吃饭的——家里的饭也吃腻了,父母给我们捎吃的也好,不捎也罢,反正集会上有吃有喝的。看着自家的父母远远地来了,我们就起身,跑过去把他们引领到已占好的凳子上,这时,兜

里的钱差不多都花完了,我们就开始为给他们占了位子而邀功请赏。当着这么多大人孩子的面,又是过年,平时再吝啬的父母此时也大方起来——他们从兜里掏出一张大票中夹着的几张毛票,最不济的也要拿出几分。孩子们抢过钱,不等他们“别乱花”的话音落下来,就胡乱应承一声,挤进人群,瞬间就跑得没影了。

等到下午两点钟的光景,随着一阵锣鼓家伙响,戏台上的大幕徐徐拉开,这时我们才安静下来,到父母身边找地方坐下,或爬到树杈上,如果附近有砖垛、麦秸垛就更好了!没有了父母的管束,我们更是随心所欲,戏爱看几眼就看几眼,反正上面的白脸奸臣捉不住就不会散戏,我们可以随便跑着买东西吃,有带扑克牌的我们就找地方打牌,有时我们还跑到后台透过布缝看唱戏的是怎么化妆的,然后偷偷摸一下人家的兵器,才知道那都是木头做成的,甚至还趁人不备拿起来舞两下,直到人家吆喝一声,我们才像受惊了一样嘻笑着赶紧跑开。

过年时的“戏里童年”,如今想起来是那样回味无穷。

军旅除夕夜

魏益君

每每想起在部队度过的除夕之夜,我的心头总会溢满阵阵暖流。

我1988年参军入伍,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除夕,作为新兵,越到这样的节日,就越是想家。除夕晚上,部队会餐,虽然饭菜非常丰富,但仍然免不了想家。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净是家乡过年的镜头,还有父亲母亲在火炉前“守岁”的样子。直到半夜,仍然睡意全无。我起来小解,不想再回去睡觉,不知怎么就踱到连队的岗楼。只听岗楼里传出一声“口令”,我哪知今晚的口令是什么,无法回答。但我听出岗楼里的声音是连长,就说:“连长,是我!”

连长走出来,说:“不睡觉,溜达什么?”我说:“睡不着。”连长和蔼地说:“是不是想家了?”我点点头。而后说:“连长,反正我睡不着觉,我来站岗,你回去睡觉吧。”

连长说:“不行,连干部除夕替战士站岗,是多年的传统。”

我说:“那我陪你站岗,咱一块守岁呗,我们老家就有守岁的习俗呢,省得我回去不睡觉也影响别人。”

连长想了想,说:“也行,那我们一块为祖国守岁!”

那一夜,我和连长交流了很多,从我们各自家乡过年的习俗说到我当兵的理想和抱负。时间过得很快,说着说着,东方放亮了,一时间,我的心情大好。

烤裂子

赤尔

如今的孩子们怕大多没听过“裂子”这个词儿了。然而,对于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来说,这个词儿都会勾起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是因为,裂子曾经是那时的孩子们,特别是男孩子们每到冬天都躲不掉的一种皮肤病。

家乡的人将皮肤上产生裂子,叫“进了裂子”。裂子的好发部位,一个是脚,一个是脸,主要是手,都与皮肤裸露在外有关。脚部的裂子多在脚后跟处,而且一进就是大裂子,抬脚落脚都生疼。脸部最易被冻伤的是耳和鼻,但裂子却多进在脸蛋上。往往是不经意间,寒风一吹,便进了两脸蛋的碎裂子,同样火辣辣地疼。而裂子最多发的地方,是手背上。儿时,年年手背上大裂子套小裂子,几乎一个冬天都愈合不了。

儿时,手上进满裂子,除有营养跟不上、物质匮乏缺少护肤品等原因外,还与孩子们贪玩有关。那时的孩子们没有什么玩具,想玩必须去街头,去野外。记忆中,那时的众多游戏,如弹蛋蛋、摔元宝、丢三慢、拍洋片以及坐冰车等等,热闹无比,但一双小手,不是接

那个除夕夜,也成了最难忘的一次“守岁”。

最温暖的一次“守岁”,是我调到团机关政治处后。

1990年,因为我爱好写作,调到机关专事新闻宣传。那年除夕,部队和当地群众共同举行春节团拜会。团拜会后,政委让我将活动情况写成新闻稿,那晚我正好值班,便在政治处值班室一边看着春节联欢晚会,一边构思着稿子。零点过后,春节联欢晚会结束了,我开始写稿。几百字的稿子,很快就写完了。这时,政委走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看我不解,政委乐呵呵地说:“新年到了,吃水饺啊!你嫂子刚煮好的。”

政委看稿子的时候,我开始吃水饺,水饺真好吃,跟母亲包的一样香。

等我吃完水饺,政委说:“稿子写完了,你回去睡吧,我来值班。”

我说:“以前每年除夕我都守岁的,回去我也睡不着,我还要写篇稿子呢。”

政委听我这样说,便不再强求。其实,我本没有稿子要写的,可一想到这顿除夕夜的饺子,我就心里暖烘烘的,我提起笔写下了这样的标题:“温暖除夕夜”。

第二天,当地电台和报纸相继播发和采用了《焰火花开尧王山》和那篇《温暖除夕夜》,这也成了我以后“守岁”的最美好记忆。

触土,就是接触冰,脏兮兮的。风一吹,便是满手背的“风裂子”。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由于裂子太常见了,大人孩子都不当它是什么病。但进了裂子,不但很疼,而且再发展到红肿、流血,甚至化脓,那就遭大罪了。因而,进了裂子,也要治。治裂子的方法,叫“烤”。晚饭后,洗洗手,在手背上涂上“嫩面膏”(当时的一种护肤品),然后,提个小板凳,坐到地火前,将手背对着火口开始炙烤。一开始,要离火口远一些,慢慢向下移,以手背的疼感能承受为准。刚烤时,裂子会如细蜂儿扎一样,烤一阵后,手背开始炽热,疼痛便会慢慢减轻。到最后,竟会有一丝丝舒适感。这就预示着,裂子已全部被烤“死”了。然而,这种治疗并不能一劳永逸。旧裂子烤死了,没几天,新裂子又出生了。因而,大冬天烤裂子,隔个十天半月,甚至用不了十天,就得重复一次。而且是年年如此。

以上这些,应该是60年前的旧事了。如今的孩子们,不知“裂子”为何物,真是幸运得很。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市活跃着一支巡逻民兵小分队,对稳定当时的社会治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74年年底,太原市根据当时管理社会治安的需要,决定成立一支巡逻民兵小分队,协助公安机关管理社会治安。这支小分队的十多名成员都是从当时南城区各单位抽调而来,负责人是王二福。我们太原电池厂武装部也抽调出三名同志参与其中,我也就成了这支小分队中的一员。

我们小分队的队部一开始设在小五台派出所,后因工作需要先是搬到了迎泽公园,不久,又因为我们主要的巡逻范围基本上在繁华的柳巷、钟楼街一带,最终就落脚在钟楼街路北的大中市商场的二楼。那时大中市二楼楼道铺的还是木地板,因为我们的到来上下楼的人多了,一时间给大中市增添了许多人气。我们白天全员上岗,晚上轮流值班,上夜班的人就住在队部。入住大中市后,我们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巡逻工作逐渐走向正规。我们还订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定要向“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虽然身处繁华闹市,也要坚决抵制歪风邪气,树立起民兵的良好形象,用实际行动协助公安机关,维护好社会治安。

我们小分队的任务就是协助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一开始我们没有实践经验,就虚心向公安战线的老同志们学习,让他们带着我们一起出警,一起巡逻,一起处理治安事件,在实践中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的专业知识。在老同志们传帮带下,我们很快进入了角色,尤其是反扒,常常能将扒手们抓个现行,不长时间我们在柳巷、钟楼街一带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巡逻民兵小分队的进驻对这一带的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与此同时,我们搞内勤的同志也很注重和大中市里的居民以及经营户们搞好兵民关系,努力当好钟楼街上的守护兵。

这支太原巡逻民兵小分队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段特殊经历,让我一生难忘。

岁月留痕

一张新春贺卡

韩长绵

1962年春节前,我收到一张我所在的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中条山报社自制的朴素大方、寓意深远的贺岁卡,在那个年代实在不可多得。那时,我是《中条山报》的通讯员,经常投稿,每刊用一篇稿子,还能有几毛钱的稿酬,在那困难的年代,几分钱也能买根胡萝卜。那一年,我还被评为优秀通讯员,这张贺卡就是奖品,收到后别提我有多么兴高采烈了。

那时我还在住单身宿舍,二十几人的一个“干打垒”大房间。记得当我打开信封取出这张贺岁时,全屋的人呼啦啦全都围了上来瞧新鲜,并对上面的内容意义进行了几乎一致的解释。这是一只装饰着鲜花与竹叶的八角玲珑灯笼,璎珞穗穗四周飘落,灯笼上还有老虎图案。那年是农历的虎年,寓意着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伟大的祖国各行各业都要红红火火迎胜利,龙腾虎跃大发展,及早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

收到这样一张带有鼓舞激励作用的新春贺卡,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同宿舍的同事们也都跟着引以为骄傲和自豪,有热心者还将它用彩纸映衬装饰着摆到宿舍最醒目的窗台上,一有空闲大家就驻足窗前充分发挥想象,浮想联翩一番,最后总是忘不了“新春好”的祝福语。春节已经过去好久,我才将这个宝贝收起来,夹到笔记本里精心珍藏。

记得我还就这张新春贺卡在我们这里所产生的影响写过一篇稿子,反馈给报社,报社不但一字不落地刊登了,而且还附了很长一段编者按语,感谢我作为通讯员,发挥了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

古城旧事

巡逻民兵小分队

吴保元

往事钩沉

难忘时刻